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45  
5

五



文庫11  
D 45  
5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五

審舉

抱朴子曰華霍所以能崇極天之峻者由乎其下之厚也唐虞所以能臻巍巍之功者實賴股肱之良也雖有孫陽之手而無騏驥之足則不得致千里矣雖有稽古之才而無宣力之佐則莫緣凝庶績矣人君雖明竝日月神鑒未兆然萬機不可以獨統曲碎不可以親總必假目以遐覽借耳以廣聽誠須有司是康是贊故聖君藏本脫君字從舊寫本補莫不根心招賢以舉才為首務施玉帛於丘園馳翹車於巖藪勞於求人逸於用能上自槐棘降逮阜隸論道經國莫不任職恭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五



010190550902

48-12426

已無爲而治平刑措而化洽無外萬邦咸寧設官分職其猶構室一物不堪則崩撓之由也然未貢舉之士格以四科三事九列是之自出必簡標穎拔萃之俊而漢之末葉桓靈之世柄去帝室政在姦臣網漏防潰風績教沮抑清德而揚諂媚退履道而進多財力競成俗苟得無恥或輸自售之寶或賣要人之書或父兄貴顯望門而辟命或低頭屈膝積習而見收或賣以下五句藏本有脫誤從意林改補夫銓衡不平則輕重錯謬斗斛不正則少多混亂繩墨不陳則曲直不分準格傾側則滓雜實繁以之治人則虐暴而材貪受取聚斂以補買官之費立之朝廷則亂劇於棼絲引用駑庸以

爲黨援而望風向草偃庶事之康何異懸瓦礫而責夜光絃不調而索清音哉何可不澄濁飛沈沙汰臧否嚴試對之法峻貪夫之防哉殄瘁攸階可勿畏乎古者諸侯貢士適者謂之有功有功者增班進爵貢士不適者謂之有過有過者黜位削地猶復不能令詩人謚大車素餐之刺山林無伐檀置兔之賢況舉之無非才之罪受之無負乘之患衡量一失其格多少安可復損乎夫孤立之翹秀藏器以待賈瑣碌之輕薄人事以邀速夫唯待價故頓淪於窮瘁矣夫唯邀速故佻竊而躍矣蓋鳥鳴屯飛則鴛鳳幽集豺狼當路則麒麟言而教則不仁者遠矣姦僞

榮顯則英傑  
東海關肯爲伍清節羞入饕  
餮之貫舉任竝謬則群賢括囊群賢括囊則凶邪相  
引凶邪相引則小人道長小人道長則橈杙比肩頌  
聲所以不作怨嗟所以嗷嗷也高幹長材恃能勝已  
屈伸默語聽天任命窮通得失委之自然亦焉得不  
墮多黨者之後而居有力者之下乎逸倫之士非禮  
不動山峙淵渟知之者希馳逐之徒蔽而毀之故思  
賢之君終不知竒才之所在懷道之人願效力而莫  
從雖抱稷卨之器資邈世之量遂沈滯詣死不得登  
敘也而有黨有力者紛然鱗萃人乏官曠致者又美  
亦安得不拾掇而用之乎靈獻之世闒官用事群姦

秉權危害忠良臺閣失選用於上州郡輕貢舉於下  
夫選用失於上則牧守非其人矣貢舉輕於下則秀  
孝不得賢矣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  
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又云古人  
欲達勤誦經今世圖官免治生蓋疾之甚也于時懸  
爵而賣之猶列肆也爭津者買之猶市人也有直者  
無分而徑進空拳者望途而收迹其貨多者其官貴  
其財少者其職卑故東園積賣官之錢崔烈有銅臭  
之嗤上爲下劬君行臣甚故阿佞幸獨談親容桑梓  
議主故阿以下數  
句有脫字中正吏部竝爲魁儉各責其估清  
貧之士何理有望哉是旣然矣又邪正不同譬猶冰

炭惡直之人憎於非黨刀尺顛到者則恐人之議已也達不由道者則患言論之不美也乃其構合虛誣中傷清德瑕累橫生莫敢救拔於是曾閔獲商臣之謗孔墨蒙盜跖之垢懷正居貞者填管乎泥濘之中而狡猾巧僞者軒翥乎虹霓之際矣而凡夫淺識不辯邪正謂守道者爲陸沈以履徑者爲知變俗之隨風而動逐波而流者安能復身於德行苦思於學問哉是莫不棄檢括之勞而赴用賂之速矣斯誠有漢之所以傾來代之所宜深鑒也或曰吾子論漢末貢舉之事誠得其病也今必欲戒既往之失避傾車之路改有代之絃調防法翫之或變令濮上巴人反安

樂之正音勝理之疾無退走之滯患者豈有方乎士有風姿豐偉雅望有餘而懷空抱虛幹植不足以貌取之則不必得賢徐徐先試則不可倉卒將如之何抱朴子荅曰知人則哲上聖所難今使牧守皆能審良才於未用保性履之始終誠未易也但共遣其私情竭其聰明不爲利慾動不爲屬託屈所欲舉者必澄思以察之博訪以詳之修其名而考其行校同異以備虛飾令親族稱其孝友邦閭歸其信義嘗小仕者有忠清之効治事之幹則寸錦足以知巧刺鼠足以觀勇也又秀孝皆宜如舊試經荅策防其罪罪疑作置舊寫本罪對之姦當令必絕其不中者勿署更加罰

禁錮其所舉書不中者刺史太守免官不中左遷中者多不中者少後轉不得過故若受賕原注巨而舉所不當發覺有驗者除名禁錮終身不以赦令原所舉與舉者同罪藏本與字在舉者下今從舊寫本今試用此法治一二歲之間秀孝必多不行者亦足以知天下貢舉不精之久矣過此則必多修德而勤學者矣又諸居職其犯公坐者以法律從事其以貪濁贓汗爲罪不足至死者刑竟及遇赦皆宜禁錮終身輕者二十年如此不廉之吏必將化爲夷齊矣若乃臨官受取金錢山積發覺則自恤得了免退則旬日復用者曾史亦將變爲盜跖矣如此則雖貢士皆中不辭於官長之

不良或曰能言不必能行今試經對策雖過豈必有政事之才乎抱朴子答曰古者猶以射擇人况經術乎如其舍旃則未見餘法之賢乎此也夫豐草不秀瘠土巨魚不生小水格言不吐庸人之口高文不墮頑夫之筆故披洪範而知箕子有經世之器覽九術而見范生懷治國之略省夷吾之書而明其有撥亂之幹視不害之文而見其精霸王之道也今孝廉必試經無脫謬而秀才必對策無失指則亦不得闡蔽也良將高第取其膽武猶復試之以策况文士乎假令不能必盡得賢能要必愈於了不試也今且令天下諸當在貢舉之流者莫敢不勤學但此一條其爲

長益風教亦不細矣若使海內畏妄舉之失凡人息  
僥倖之求背競逐之末歸學問之本儒道將大興而  
私貨必漸絕竒才可得而役庶官可以不曠矣或曰  
先生欲急貢舉之法但禁錮之罪苛而且重懼者甚  
衆夫急轡繁策伯樂所不爲密防峻法德政之所恥  
抱朴子曰夫骨填肉補之藥長於養體益壽而不可  
以救暍溺之急也務寬含垢之政可以蒞敦御朴而  
不可以拯衰弊之變也虎狼見逼不揮戈奮劍而彈  
琴詠詩吾未見其身可保也燎火及室不奔走灌注  
而揖讓盤旋吾未見其焚之自息也今與知欲賣策  
者論此是與跖議捕盜也

抱朴子曰今晉天一統九域同風王制政令誠宜齊  
一夫衡量小器猶不可使往往而有異況人士之格  
而可參差而無檢乎江表雖遠密邇海隅然染道化  
率禮教亦旣千餘載矣往雖暫隔不盈百年而儒學  
之事亦不偏廢也惟以其土宇褊於中州故人士之  
數不得鈞其多少耳及其德行才學之高者子游仲  
任之徒亦未謝上國也昔吳土初附其貢士見偃以  
不試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猶復不試所以使東南  
儒業衰於在昔也此乃見同於左衽之類非所以別  
之也且夫君子猶愛人以禮況爲其愷悌之父母邪  
法有招患令有損化其此之謂也今貢士無復試者

則必皆修飾馳逐以競虛名誰肯復開卷受書哉所謂饒之適足以敗之者也有自天性好古心悅藝文學不爲祿味道忘貧若法高卿周生烈者學精而不仕徇乎榮利者萬之一耳至於甯越倪寬黃霸之徒所以強自篤勵於典籍者非天性也皆由患苦困瘁欲以經術自拔耳向使非漢武之世則朱買臣嚴助之屬亦未必讀書也今若取富貴之道幸有易於學者而復素無自然之好豈肯復空自勤苦執灑掃爲諸生遠行尋師問道者乎兵興之世武貴文寢俗人視儒士如僕虜見經誥如芥壤者何哉由於聲名背乎此也夫不用譬猶售章甫於夷越徇髯蛇於華夏

矣今若遐邇一例明考課試則必多負笈千里以尋師友轉其禮賂之費以買記籍者不俟終日矣抱朴子曰才學之士堪秀孝者已不可多得矣就令其人若如桓靈之世舉吏不先以財貨便安臺閣主者則雖諸經兼本解於問無不對猶見誣枉使不得過矣常追恨于時執事不重爲之防余意謂新年當試貢舉者今年便可使儒官才士豫作諸策計足周用集上禁其留草殿中封閉之臨試之時亟賦之人事因緣於是絕當答策者皆可會著一處高選臺省之官親監察之又嚴禁其交關出入畢事乃遣違犯有罪無赦如此屬託之冀窳矣夫明君恃已之不可



欺不恃人之不欺已也亦何恥於峻爲斯制乎若試經法立則天下可以不立學官而人自勤樂疑作矣案四科亦有明解法令之狀今在職之人官無大小悉不知法令或有微言難曉而小吏多頑而使之使獄無以死生委之以輕百姓之命付無知之人也作官長不知法爲下吏所欺而不知又決其口筆者憤憤不能知食法與不食不問不以付主者或以意斷事蹉跌不慎法令亦可令廉良之吏皆取明律令者試之如試經高者隨才品敘用如此天下必少弄法之吏失理之獄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五

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六

真七

交際

抱朴子曰余以朋友之交不宜浮雜藏本作雜浮面從意林乙轉而不心揚雄藏本作揚雲從意林改攸譏故雖位顯名美門齊年敵而趨舍異規業尙乖互者未嘗結焉或有矜其先達步高視遠或遺忽陵遲之舊好或簡弃後門之類味或取人以官而不論德其不遭知已零淪巨園者雖才深智遠操清節高者不可也其進趨偶合位顯官通者雖面牆庸瑣必及也如此之徒雖能令壤蟲雲飛斥鷃戾天手捉刀尺口爲禍福得之則排冰吐華失之則當春彫悴余代其蹶躄恥與共世窮之

與達不能求也然而輕薄之人無分之子曾無疾非  
俄然之節星言宵征守其門廷翕然諂笑卑辭悅色  
提壺執贄時行索媚勤苦積久猶見嫌拒乃行因託  
長者以搆合之其見受也則踊悅過於幽繫之遇赦  
其不合也則懊悴劇於喪病之逮已也通塞有命道  
貴正直否泰付之自然津塗何足多咨嗟乎細人豈  
不鄙哉人情不同一何遠邪每爲慨然助彼羞之昔  
莊周見惠子從車之多而弃其餘魚余感俗士不汲  
汲於攀及至也瞻彼云云馳騁風塵者不懋建德業  
務本求已而徧徇高交以結朋黨謂人理莫此之要  
當世莫此之急也以嶽峙獨立者爲澀吝疏拙以奴

顏婢暎

原注來  
去聲

者爲曉解當世風成俗習莫不逐末

流通遂往可慨者也或有德薄位高器盈志溢間財  
利則驚掉見竒士則坐睡縵縷杖策被褐負笈者雖  
文豔相雄學優融玄同之埃芥不加接引若夫程鄭  
王孫羅哀之徒乘肥衣輕懷金挾玉者雖筆不集札  
菽麥不辨爲之倒屣吐食握髮余徒恨不在其位有  
斧無柯無以爲國家流穢濁於四裔投畀於有北彼  
藏本作投負人於  
北波今從盧本 雖赫奕刀尺決乎有脫 勢力足以  
移山拔海吹呼能令泥象登雲造其門庭我則未暇  
也而多有下意怡顏匍匐膝進求交於若人以圖其  
益悲夫生民用心之不鈞何其遼邈之不肖也哉余

所以同生聖世而抱困賤本後顧而不見者今皆追  
瞻而不及豈不有以乎然性苟不堪各從所好以此  
存亡予不能易也或又難曰時移世變古今別務行  
立乎已名成乎人金玉經於不測者託於輕舟也靈  
鳥萃於玄霄者扶搖之力也芳蘭之芬烈者清風之  
功也屈士起於巨園者知己之助也今先生所交必  
清澄其行業所厚必沙汰其心性了然隻跼失弃名  
輩結讎一世招怨流俗豈合和光以籠物同塵之高  
義乎若比智而交則白屋不降公旦之貴若鈞才而  
遊則尼父必無入室之客矣藏本此下提行抱朴子  
案文提行者非曰吾聞詳交者不失人而泛結者多後悔故曩哲先

擇而後交不先交而後擇也子之所論出人之計也  
吾之所守退士之志也子云玉浮鳥高皆有所因誠  
復別理一家之說也吾以爲寧作不載之寶不飛之  
鵬不颺之蘭無黨之士亦疑當有  
何字損於夜光之質垂  
天之大含芳之卉不朽之蘭乎且夫名多其實位過  
其才處之者猶黜免於禍辱交之者何足以爲榮福  
哉由茲論之則交彼而遇者雖得達不足貴芘之而  
誤者譬如蔭朽樹之被竿也彼尙不能自止其顛蹙  
亦安能救我之碎首哉吾聞大丈夫之自得而外物  
者其於庸人也蓋逼迫不獲已而與之形接雖以千計  
猶蚤蝨之積乎衣而贅疣之攢乎體也失之雖以萬

數猶飛塵之去嵩岱鄧林之墮朽條耳豈以有之爲益無之覺損乎且夫朋友也者必取乎直諒多聞拾遺斥謬生無請言死無託辭終始一契寒暑不渝者然而此人良未易得而或默語殊塗或憎愛異心或盛合衰離或見利忘信其處今也譬猶禽魚之結侶冰炭之同器欲其久合安可得哉夫父子天性好惡宜鈞而子政子駿平論異隔南山伯竒辯訟有無面別心殊其來尙矣總而混之不亦難哉世俗之人交不論志逐名趨勢熱來冷去見過不改視迷不救有利則獨專而不相分有害則苟免而不相恤或事便則先取而不讓值機會則賣彼以安此凡如是則有

不如無也天下不爲盡不中交也率於爲益者寡而生累者衆知人之明上聖所難而欲力厲近才短於鑒物者務廣其交又欲使悉得可與經夷險而不易情歷危苦而相負荷者吾未見其可多得也雖搜琬琰於培塿之上索鸞鳳乎鷦鷯之巢未爲難也吾亦豈敢謂藍田之陽丹穴之中爲無此物哉亦直言其稀已矣夫操尙不同猶金沈羽浮也志好之乖次猶火升而水降也苟不可同雖造化之靈大塊之匠不可使同也何可強乎余所稟訥駁藏本作滄稟訥駁今從盧本加以天挺篤懶諸戲弄之事彈碁博奕皆所惡見及飛輕走迅遊獵傲覽咸所不爲殊不喜嘲褻凡此數

者皆時世所好莫不耽之而余悉闕焉故親交所以  
尤遠也加以挾直好吐忠蓋藥石所集甘心者豈又  
欲勉之以學問諫之以馳競止其撻蒲節其沈湎此  
又常人所不能悅也毀方瓦合違情偶俗人之愛力  
甚所不堪而欲好日新安可得哉知其如此而不辯  
盧本作便改之可不謂之闇於當世拙於用人乎夫交而  
不卒合而又離則兩受不弘之名俱失克終之美夫  
厚則親愛生焉薄則嫌隙結焉自然之理也可不詳  
擇乎爲可臨觴拊背執手須臾欲多其數而必其全  
吾所懼也或曰然則都可以無交乎抱朴子答曰何  
其然哉夫畏水者何必廢舟楫忌傷者何必棄斧斤

交之爲道其來尙矣天地不交則不泰上下不交卽  
乖志夫不泰則二氣隔并矣志乖則天下無國矣然  
始之甚易終之竟難藏本作寬難盧本  
如此疑作寔難患乎所結非  
其人敗於爭小以忘大也易美金蘭詩詠百朋雖有  
兄弟不如友生切思三益大聖所嘉門人所以增親  
惡言所以不至管仲所以免誅戮而立霸功子元所  
以去亭長而驅朱軒者交之力也單絃不能發韶夏  
之和音子色不能成袞龍之瑋燿一味不能合伊鼎  
之甘獨木不能致鄧林之茂玄圃極天蓋由衆石之  
積南溟浩瀆實須群流之赴明鏡舉則傾冠見矣義  
和照則曲影覺矣彙括修則枉刺之疾消矣良友結

則輔仁之道弘矣達者知其然也所企及則必簡乎  
勝已所降結則必料乎同志其處也則講道進德其  
出也則齊心比翼否則釣魚釣之業泰則協經世之  
務安則有以精義危則有以相恤恥令譚青專面地  
之篤不使王貢擅彈冠之美夫然故交道可貴也然  
有脫文盧本補實未易知勢利生去就積積字從  
虛字未知是否壞列頸之契漸漬釋膠漆之堅於是虛本補有忘素情之綢  
盧本作調歎或睚原注五皆原注而不思遂令元伯巨卿  
之好獨著於昔張耳陳餘之變屢構於今推往尋來  
良可歎也夫梧禽不與鷓鴣同枝麟虞不與豺狼連  
群清源不與濁潦混流仁明不與凶闇同處何者漸

染積而移直道暴迫則生害也或人曰敢問全交之  
道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君子交絕猶無惡言豈肩  
向所異辭乎殺身猶以許友豈名位之足競乎善交  
狎而不慢和而不同見彼有失則正色而諫之告我  
以過則速改而不憚不以忤彼心而不言不以逆我  
耳而不納不以巧辨飾其非不以華辭文其失不形  
同而神乖不匿情而口合不面從而背憎不疾人之  
勝已護其短而引其長隱其失而宣其得外無計數  
之諍內遺心競之累夫然後鹿鳴之好全而伐木之  
刺息若乃輕合而不重離易厚而不難薄始如形影  
終爲參辰至歡變爲篤恨接援化成讎敵不詳之悔

亦無以下有脫文往者漢季陵遲皇轡不振在公之義替  
紛競之俗成以違時爲清高以救世爲辱身尊卑禮  
壞大倫遂亂在位之人不務盡節委本趨末背實尋  
聲王事廢者其譽美姦過積者其功多莫不飛輪兼  
策星言假寐冒寒觸暑以走權門市虛華之名於乘  
勢之口買非分之位於賣官之家或爭所欲還相屠  
滅於是公叔偉長疾其若彼力不能正不忍見之爾  
乃發憤著論杜門絕交斯誠感激有爲而然蓋矯枉  
而過正非經常之永訓也徒當遠非類之黨慎詔贖  
之源何必裸袒以詭彼已斷粒以刺玉食哉夫交藏本  
作反從舊之爲非重諫而不止遂至大亂故禮義之本

所弃可以絕矣

光緒歲在闕逢涓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六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七

備闕

抱朴子曰騶裊原注於駸切駿馬也能奮蘭筋以絕景而不能  
履冰以乘深猛虎能似雷霆以搏噬而不能踊雲霧  
以凌虛鴻鷗不能振翅於籠罩之中輕鷁不能電擊  
於几筵之下物旣然矣人亦如之故能調和陰陽者  
未必能兼百行修簡書也能敷五邁九者不必能全  
小潔經曲碎也惠子上相之標也而不能役舟楫以  
凌陽侯漢高神武之傑也而不能治產業端檢括淮  
陰良將之元也而不能修農商免飢寒周勃社稷之  
體也而不能荅錢穀責獄辭若以所短棄所長則逸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七  
儕拔萃之才不用矣責具體而論細禮則匠世濟民  
之勲不著矣天不能平其西北地不能隆其東南日  
月不能摘光於曲穴衝風不能揚波於井底鼃齒則  
松櫓不及一寸之筵挑耳則棟梁不如鷓鴣之羽彈  
鳥則千金不及丸泥之用縫緝則長劍不及數分之  
針何必伏巨象而捕鼠制大鵬以司晨乎故姜牙賣  
煦疑當作漿舊寫本煦字  
空白盧本作魚妄改耳無所售而見師於文武蔣  
生憤慢於百里而獨步三槐

光緒歲在闕逢涓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八

擢才

抱朴子曰華章藻蔚非矇瞍所玩英逸之才非淺短  
所識夫瞻視不能接物則袞龍與素褐同價矣聰鑒  
不足相涉則俊民與庸夫一槩矣眼不見則美不入  
神焉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焉且夫愛憎好惡古今不  
均時移俗易物同價異譬之夏后之璜曩直連城鬻  
之於今賤於銅鐵故昔以隱居求志為高士今以山  
林之儒為不肖故聖世人衍人之良榦乃閭俗之罪  
人也往者之介潔乃末葉之羸劣也弘偉之士履道  
之生其崇信匪徒重仞之牆其淵澤不唯呂梁之深

也故短近不能賞而淺促不能測焉因以異乎已而薄之矣以不求我而疾之矣不貴不用何足言乎乃有播埃塵於白珪生瘡痂於玉肌訕疵雷同攻伐獨立曾參蒙劫剽之垢巢許獲穿踰之謗自匪明竝懸象玄鑿表微者焉能披泥抽淪玉澄川掇沈珠哉夫珪璋居肆而不售矧乃翳於槃璞乎奇士扣角而見遏況乃潛於罽藪乎孫臏思騁其祕略而司馬別之韓非願建治績而李斯殺之賈誼慷慨懷經國之術而武夫排之子政忠良有匡危之具而恭顯陷之和氏所以抱璞而泣血禽息所以發憤而碎首也夫玉石易別於賢愚愛寶情篤於好士以易別之寶合篤

好之物猶獲罪截趾歷世受誣況乎難知之賢非意所急讒人畫蛇足於無形姦臣畏忠貞之害已體曲者忌繩墨之容夜裸者憎明燭之來是以高譽美行抑而不揚虛構之謗先形生影又無楚人號哭之薦萬無一遇固其宜矣夫以玉爲石者亦將以石爲玉矣以賢爲愚者亦將以愚爲賢矣以石爲玉未有傷也以愚爲賢者亡之診也蓋診亡者雖存而必亡猶脈死者雖生而必死也可勿慎乎於戲悲夫莫之思者也昔仲尼上聖也東受累於齊人南見塞於子西文種大賢也初不齒於荆俗未雍游於鈞如競年立功不亦難乎夫結緣玄黎非陶猗不能市也干鈞之

重非賁獲不能抱也白雪之絃非靈素不能徽也邁  
倫之才非明主不能用也然耀靈光夜之珍不為莫  
求而虧其質以苟且於賤賈洪鍾周鼎不為委淪而  
輕其體藏本作禮從舊寫本改取見舉於侏儒暉陽雲和不為  
不御而息唱以競顯於淫哇冠群之德不以沈抑而  
履徑而刺節於流俗是以和璧變為滯貨柔木廢於  
勿用赤刀之鑕不得經歐冶之鑪元凱之疇終不值  
四門之闕也

光緒歲在闕逢涪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九

任命

抱朴子曰余之友人有居冷先生者恬愉靜素形神  
相忘外不飾驚愚之容內不寄有為之心遊精墳誥  
樂以忘憂晝競羲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餘耀道靡  
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研然車迹不軻原注如權右震切  
之國疑作闕尺牘不經貴勢之庭是以名不出蓬戶身  
不離畝畝於是翼亮大夫候而難之曰余聞淵蟠起  
則玄雲赴道化霑則逸才奮故康衢有角歌之音鼎  
俎發凌風之迹沽之則收不貲之賈踊之則超在天  
之舉耀逸景於暘谷播大明乎九垓勳蔭當世藏本作已

從舊寫本改聲揚罔極故尋刃之塗甚近而弗往者雖追  
風之脚不能到也楹枕之下至卑而不動者雖鴻鸚  
之翅未之及也況乎寢足於大荒之表斂羽於幽梧  
之枝此下舊寫本  
空白七字安得效迅以尋景振輕乎蒼霄哉  
年期奄冉而不久託世飄迅而不再智者履霜則知  
堅冰之必至處始則悟生物之有終六龍促軌於大  
渾華顛倏忽而告暮古人所以映順流而顧歎眇過  
隙而興悲矣先生資命世之逸量含英偉以邈俗銳  
翰汪濊以波涌六奇抑鬱而淵稽然不能凌扶搖以  
高竦揚清耀於九玄器不陳於瑚簋之末體不免於  
負薪之勞猶奏和音於龔俗之地嚮章甫於被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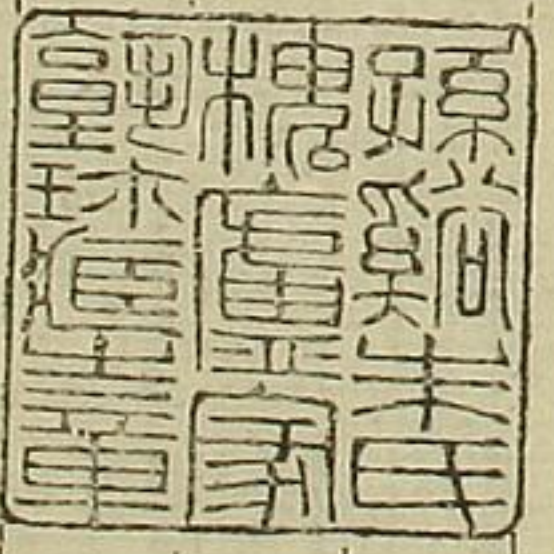
域徒忘寤於翰林銳意以窮神崇琬琰於懷抱之內  
吐琳瑯於毛舊寫本  
作毫墨之端躬困屢空之儉神勞堅  
高之閒譬若埋尺璧於重壤之下封文錦於沓匱之  
中終無交易之富孰賞堙翳之珍哉夫龍驥維繫則  
無以別乎蹇驢赤刀韜鋒則曷用異於鉛刃鱸鮓不  
居牛迹大鵬不滯蒿林願先生委龍蛇之穴升利見  
之塗釋戶庭之獨潔覽二鼠而遠寤越窮谷以登高  
龔丹藻以改素競驚駭於清晨不盤旋以錯度藏本  
作詣  
夜從舊  
寫本改收名器於崇高嚮鍾鼎之慶祚柏成舊寫本  
作伯夷  
涉下句望文改耳此乃柏  
成子高與采薇非一事一介之夫採薇何足多慕  
乎居冷先生應曰蓋聞靈機冥緬混芒眇昧禍福交

錯乎倚伏之閒與亡纏綿乎盈虛之會迅遊者不能  
脫逐身之景樂成者不能免理致疑有誤舊寫之敗本理字空白  
匡流未者未若挺治乎無兆之中藏本匡作匠治乎  
本改整已然者不逮反舊寫本本乎玄朴之外是以覺  
尺蠖者甘屈以保伸識通塞者不慘舊寫本恍於否  
泰且夫洪陶範物大象流形躁靜異尚翔沈舛情金  
寶其重羽矜其輕篤隘者執束於滓涅達妙者逍遙  
於玄清潢沔納行潦而滂溢渤澥吞百川而不盈鮪  
鰕踊悅於泥濘赤螭凌厲乎高冥嚼香餌者快嗜欲  
而赴死味虛淡者含天和而趨生識機神者瞻無兆  
而弗惑闇休咎者觸強弩而不驚各附攸好安冑改

營吾聞五玉不能自剖於嵩岫騰蛇不能無霧而甯  
征龍淵不能勿操而斷犀兕景鍾不能莫扣而揚洪  
聲金芝須商風而激耀倉庚俟煙燭而修鳴騶駮不  
苟馳以赴險君子不詭遇以毀名運屯則沈淪於勿  
用時行則高竦乎天庭士以自銜為不高女以自媒  
為不貞何必委洗耳之峻標效負俎之干榮哉夫其  
窮也則有虞娑娑而陶鈞尙父見逐於愚嫗范生來  
辱於溺簣原注苦怪切籠也引式匿竒於耕牧及其達也則  
淮陰投竿而稱孤文種解屨而紆青傳說釋築而論  
道管子脫桎為上卿蓋君子藏器以有待也穉德以  
有為也非其時不見也非其君不事也窮達任所值

出處無所繫其靜也則為逸民之宗其動也則為元  
凱之表或運思於立言或銘勳乎國器殊塗同歸其  
致一焉士能為可貴之行而不能使俗必貴之也能  
為可用之才而不能使世必用之也被褐茹草垂綸  
置兔則心歡意得如將終身服冕乘輅兼朱重紫則  
若固有之常如布衣此至人之用懷也若席上之珍  
不積環堵之操不粹者予之罪藏本作過從舊寫本  
改下云非余罪明此  
作也知之者希名位不臻以玉為石謂鳳曰鷄者非  
余罪也夫汲汲於見知悒悒於否滯者裳即常民之  
情也浩然而養氣淡爾而靡欲者無悶之志也時至  
道行器大者不悅天地之間知命者不憂若乃徇萬

金之貨以索百十舊寫本盧  
本作百千之售多失原注千  
上聲毛  
我則未暇矣



光緒歲在闕逢涸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九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

真八

名實

門人問曰聞漢末之世靈獻之時品藻乖濫英逸窮  
滯饕餮得志名不準實賈不本物以其通者爲賢塞  
者爲愚其故何哉抱朴子荅曰夫雷霆輶礚而或不  
聞焉七曜經天而或不見焉豈唯形器有聾瞽哉心  
神所蔽亦又舊寫本作亦有古通用如之是以聞格言而不識  
者非無耳也見英異而不知者非無目也由乎聰不  
經妙而明不逮竒也夫智大量遠者盤桓以山峙器  
小志近者蓬飛而萍浮夫唯山峙故莫之能動焉夫  
唯萍浮故流而不滯焉方之貨也則緘連以待賈者

唯至珍而難售鳴鼓以徇之者雖凡蔽而易盡比之  
材也則結根於嵩岱者雖竦蓋千仞垂蔭萬畝而莫  
之知也插株於塗要者雖鉤曲戾細而速朽而猶見  
用也故廟堂有枯楊之瑚簋窮谷多不伐之梓豫藏本  
作椽從舊寫本改也是以竊華名者螻蜥騰於雲霄  
失實賈者翠虬淪乎九泉於是斥鷃凌風以高奮靈  
鳳卷翮以幽戢鉛鋒充太阿之寶犬羊佻原注勅高切獨行貌  
虎狼之資矣夫佞者鼓珍賂為勁羽則無高而不到  
矣乘朋黨為舟楫則無遠而不濟矣持之以夙興側  
立加之以先意承指其利口諛辭也似辨其道聽塗  
說也似學其心險貌柔也似仁其行污言潔也似廉

其好說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諱也似直故多通焉  
且亦奉望我者欲我益之不求我者我不能愛自然  
之理也夫賢常少而愚常多多則比周而匿瑕少則  
孤弱而無援佞人相汲引而柴正路俊哲處下位而  
不見知拔茅之義圯而負乘之群興亢龍高墜泣血  
漣如故子西逐大聖之仲尼臧倉毀命世之孟軻二  
生不免斯患降茲亦何足言斯禍蓋與開闢竝生苦  
之匪唯一世也歷覽振古多同此疾至於鴛塞矯首  
於瑀原注多切輦駮驥委牧乎林垆彼已尸祿邦國殄  
瘁下凌上替實此之由或蟲流而莫斂或逆竄於申  
亥舊寫本或擢筋於廟梁或絕命於望夷蓋所拔之



非真而忠能之不用也故明君勤於招賢而汲汲於擢竒導達凝滯而嚴防壅蔽才誠足委不拘於屠釣言審可施抽之於戎戍或舉於牛口之下而加之於群僚之上或拔於桎梏之中而任以社稷之重故能勲業隆濟拓境服遠取威定功垂統長世也夫直繩者枉木之所憎也清公者姦慝之所讎也人主不能運玄鑒以索隱而必須當塗之所舉然每觀前代專權之徒率其所舉皆在乎附己者也所薦者先乎利己者也毀所畏而進所愛所畏則至公者也所愛則同私者也至公用則姦黨破衆私立則主威奪矣姦黨破則昇泰之所由也主威奪則危亡之端漸矣毀

所畏則恐辭之不痛雖刳劓之猶未愴意焉故必除之而後快也彼進所愛則苦談之不美雖位超之猶未逞心焉故必危彼以安此也是故抱枉而死無愆而黜者有自來矣所以體道合真崑然特立才遠量逸懷霜履冰思綿天地器兼元凱執經衡門淵渟嶽立寧潔身以守滯眈脅肩以苟合樂飢陋巷以勵高尚之節藏器全真以待天年之盡非時不出非禮不動結褐嚼蔬而不悒悒也黃髮終否而不恨恨原注力尚切也安冑蹙太山之峻以適鑿枿之中斂垂天之羽爲戒且之役編於仕類而抑鬱庸兒之下捨鸞鳳之林適枳棘之藪競腐鼠於踞鴟而枉尺以直尋哉且

大賢之狀也至拙其爲味也甚淡蕭然自足泊爾無  
知知之者稀而不感時不能用而不悶雖并日無藜  
藿之糝不以易不義之太牢也雖緼袍無卒歲之服  
不冝樂無道之狐白也獨可散髮高枕守其所已有  
絕不曲躬低眉求其所未須也德薄位厚弗交也名  
與實遠弗親也榮華馳逐弗務也豪俠姦權弗接也  
俗說細辨不荅也脅肩所赴弗隨也貌愚而志遠面  
垢而行潔確乎若嵩岱銓衡所不能測也浩乎若滄  
海斗斛所不能校也峻其重仞之高隱其百官之富  
觀彼佻竊若草莽也邈世之操眇焉冠秋雲之表遺  
俗之神緬焉棲九玄之端雖窮賤而不可脅以威雖

危苦而不可動以利其所業耳可聞而不可盡也其  
所執守可見而不可論也故疾之者齊聲而側目愛  
之者寡弱而無益亦猶撮壤不能填決河升水不能  
殄原火於是鼗鼓戢雷霆之音鞞原注徒鞞原注奴  
恣喋馨原注音高之響芳蕙芟夷臭鮑佩御玄鬯傾棄而  
不羞醜賂專灌於圓巨汗血驅放而垂耳跛蹇馳騁  
於鑿軒此古人之所以懷沙負石赴流魚葬而不堪  
與之同世也已矣悲夫然捐玄黎於滄溟非夜光之  
不真也由莫識焉投彤盧而不彎非繁弱之不勁也  
坐莫賞焉故瓊瑤俟荆和而顯連城之價烏號須逢  
門而著陷堅之功飛菟待子豫而騰騰俊民值知已

而宜力若夫美玉不出重岫良弓不鑿百札驥駟不  
服朱軒命世不履爵勢則孰知其能攄符彩之耀嗟  
頓雲禽於千仞騁逸迹以追風康庶績於百揆乎夫  
其不遇亦得不雜糅於瓦石鈞賤於朽木列鑣於下  
乘等望於凡瑣哉嗟乎曠棘矢而望高手於渠廣策  
疲駑而求繼軌於周穆放斧斤而欲雙巧於班墨忽  
良才而欲彝倫之攸敘不亦難乎名實雖漏於一世  
德音可邀乎將來樂天知命何慮何憂安時處順何  
怨何尤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一

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一

清鑒

抱朴子曰咸謂勇力絕倫者則上將之器洽聞治亂  
者則三九之才也然張飛關羽萬人之敵而皆喪元  
辱主授首非所孔融邊讓文學邈俗而竝不達治務  
所在敗績鄧禹馬援田閒諸生而善於用兵蕭何曹  
參不涉經誥而優於宰輔爾則知人果未易也欲試  
可乃已則恐成舊寫本成字  
空白疑衍折足覆餗欲聽言察貌  
則或似是而非真偽混錯然而世人甚以為易經耳  
過目謂可精盡余甚猜焉未敢許也區別臧否瞻形  
得神存乎其人不可力為自非明竝日月聽聞無音

者願加清澄以漸進用不可頓任輕假利器收還之  
既甚難所損者亦已多矣無以一事闇保其餘同乎  
已者未必可用異於我者未必可忽也或難曰夫在  
天者垂象在地者有形故望山度水則高深可推風  
起雲飛則吉凶可步智者觀木不瘁則悟美玉之在  
山觀岸不枯則覺明珠之沈淵彗星出則知鱸魚之  
方死日月蝕則識騏驎之共鬪華霍不須稱而無限  
之重可知矣江河不待量而不測之數已定矣鴻鵠  
之翼駮騏之足雖未飛走輕迅可必也豪曹之劔徐  
氏匕首雖未奮擊其立斷無疑也駁子有吞牛之容  
鸚鵡有凌鷲之貌卉茂者土必沃魚大者水必廣虎

尾不附狸身象牙不出鼠口叔魚無馱之心見於初  
生之狀食我滅宗之徵著乎開胞之始申童覺竊妻  
之巫臣張負知將貴之陳平范子所以絕迹於五湖  
者以句踐蜂目而鳥喙也趙人所以息意於爭鋒者  
以白起首銳而視直也文王之接呂尚桑陰未移而  
知其足師矣玄德之見孔明畧景未改而腹心已委  
矣郭泰中才猶能知人故入潁川則友李元禮到陳  
留則結符偉明入外黃則親韓子助至蒲亭則師仇  
季知後漢郭太傳作  
雲中丘季智止學舍則收魏盧本改  
作龐非德公觀  
耕者則拔茅季偉奇孟敏於擔負戒元艾之必敗終  
如其言一無差錯必能簡精鈍於符表詳舒急乎聲

氣料明闇於舉厝察清濁於財色觀取與於宜適謂  
虛實於言行考操業於閨闈校始終於信効善否之  
驗不其易乎抱朴子荅曰余非謂人物了不可知知  
人挺無形理也徒以斯術存乎大明非夫當疑作人  
自許然而世士各謂能之是以有云以警付任耳夫  
貌望豐偉者不必賢而形器尪瘁者不必愚咆哮者  
不必勇瀟淡者不必怯或外候同而用意異或氣性  
殊而所務合非若天地有常候山川有定止也物亦  
故有遠而易知近而難料譬猶眼能察天衢而不能  
周項領之間耳能聞雷霆而不能識螿蝻之音也唐  
呂樊許善於相人狀唯知壽夭貧富官秩尊卑而不

能審情性之寬剋志行之滂隆惟帝難之況庸人乎  
而吾子舉論形之例詰精神之談未修其本殆失指  
矣夫亡射之箭皆破秋毫然準的恒不得爲工叔向  
之母申氏之子非不一得然不能常也陶唐稽古而  
失任姬公欽明而謬授尼父遠得崇替於未兆近失  
澹臺於形骸延州審清濁於千載之外而蔽竒士於  
咫尺之內知人之難如此其甚郭泰所論皆爲此人  
遇上聖乎但其所得者顯而易識其所失者人不能  
紀且夫所貴貴乎見俊才於無名之中料逸足乎吳  
坂之間掇懷珠之蚌於九淵之底指含光之珍於積  
石之中若伯喈識絕音之器於煙燼之餘平子別逸

響之竹於未用之前六軍之聚市人之會暫觀一觀  
無所眩惑探其潛生之心計定其始終之事行乃爲  
獨見不傳之妙耳若如未論句有脫誤盧本作未論亦未確必俟考  
其操蹈之全毀觀其云爲之好醜此爲絲線既經於  
銓衡布帛已歷於丈尺徐乃說其斤兩之輕重端匹  
之修短人皆能之何煩於明哲哉

光緒歲在闕逢涸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二

行品

抱朴子曰擬玄黃之覆載揚明竝以表微文彪昂而  
備體獨澄見以入神者聖人也稟高亮之純粹抗峻  
標以邈俗虛靈機以如愚不貳過而諂黷者賢人也  
居寂寞之無爲蹈修直而執平者道人也盡丞嘗於  
存亡保髮膚以揚名者孝人也垂惻隱於有生恒恕  
己以接物者仁人也端身命以徇國經險難而一節  
者忠人也覲微理於難覺料倚伏於將來者明人也  
量理亂以卷舒審去就以保身者智人也順通塞而  
一情任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不枉尺以直尋不降

辱以苟合藏本作命從舊寫本改者雅人也據體度以動靜每  
清詳而無悔者重人也體冰霜之粹素不染潔於勢利  
者清人也篤始終於寒暑雖危亡而不猜者義人也  
守一言於久要歷歲衰而不渝者信人也摘銳藻以  
立言辭炳蔚而清允者文人也奮果毅之壯烈騁干  
戈以靜難者武人也甄墳索之淵奧該前言以窮理  
者儒人也銳乃心於精義吝寸陰以進德者益人也  
識多藏之厚亡臨祿利而如遺者廉人也不改操於  
得失不傾志於可欲者貞人也卹急難而忘勞以憂  
人爲已任者篤人也潔皎分以守終不遜避而苟免  
者節人也飛清機之英麗言約暢而判滯者辯人也

每居卑而推功雖處泰而滋恭者謙人也崇敦睦於  
九族必居正以赴理者順人也臨凝結而能斷操繩  
墨而無私者幹人也拔朱紫於中搆剖猶豫以允當  
者理人也步七曜之盈縮推興亡之道度者術人也  
赴白刃而忘生格兕虎於林谷者勇人也整威容以  
肅衆仗法度而無二者嚴人也創機巧以濟用總音  
數而竝精者藝人也凌強禦而無憚雖險逼而不沮  
者黠人也執匪懈於夙夜忘勞瘁於深峻者勤人也  
蒙謗譏而晏如不懼懼於可畏者勁人也聞榮譽而  
不歡遭憂難而不變者審人也知事可而必行不猶  
豫於群疑者果人也循繩墨以進止不乾沒於僥倖

者謹人也奉禮度以戰兢及親疎而無尤者良人也履道素而無欲時雖移而不變者朴人也凡此諸行了無一然而不躋善人之迹者下人也門人請曰善人之行既聞其目矣惡者之事可以戒俗者願文垂誥焉抱朴子曰不致養於所生損道而危身者悖人也懷邪偽以偷榮豫利已而忘生者逆人也背仁義之正途苟危人以自安者凶人也好爭奪而無厭專醜正而害直者惡人也出繩墨以傷刻心好殺而安忍者虐人也飾邪說以浸潤構謗累於忠貞者讒人也雖言巧而行違實履濁而假清者佞人也不原本於枉直苟好勝而肆怒者暴人也措細善以取信陰

挾毒而無親者姦人也承風指以苟容揆主意而扶非者諂人也言不計於反覆好輕諾而無實者虛人也覩利地而忘義棄廉恥以苟得者貪人也覲豔逸而心蕩飾誇綺而思邪者淫人也見成事而疑惑動失計而多悔者闇人也背訓典而自任恥請問於勝已者損人也知善事而不逮雖多爲而無成者劣人也委德行而不修奉權勢以取媚者弊人也履蹊徑以僥速推貨賄以爭津者邪人也既傲很以無禮好凌辱乎勝已者悍人也被抑枉而自誣事無苦而振懼者怯人也治細辯於稠衆非其人而盡言者淺人也闇事宜之可否雖企慕而不及者頑人也知事非



而不改聞良規而增劇者惑人也無濟恤之仁心輕  
告絕於親舊者薄人也既疾其所不逮喜他人之有  
災者妬人也專財穀而輕義觀困置而不振者吝人  
也冒至危以僥倖值禍敗而不悔者愚人也情局碎  
而偏黨志唯務於盈利者小人也騁鷹犬於原獸好  
博戲而無已者迷人也忘等威之異數快飾玩之誇  
麗者奢人也耽聲色於飲讌廢屢弔於人理者荒人  
也既無心於修尚又怠惰於家業者嬾人也無抑斷  
之威儀每脫易而不思者輕人也觀道義而如醉聞  
貨殖而波擾者穢人也杖淺短而多謬闇趨舍之臧  
否者笨原注步木切人也憎賢者而不貴聞高言而如聾

者噉人也覩朱紫而不分雖提耳而不悟者蔽人也  
違道義以趨趨冒禮刑而罔顧者亂人也每動作而  
受嗤言發口而違理者拙人也事酋豪如僕虜值衰  
微而背惠者慝人也捐貧賤之故舊輕人士而踞傲  
者驕人也棄衰色而廣欲非宦學而遠遊者蕩人也  
無忠信之純固背恩養而趨利者叛人也當交顏而  
面從至析離而背毀者偽人也習強梁而專已距忠  
告而不納者刺人也抱朴子曰人技未易知真偽或  
相似士有顏貌修麗風表閑雅望之溢目接之適意  
威儀如龍虎盤旋成規矩然心蔽神否才無所堪心  
中所有盡附皮膚口不能吐片竒筆不能屬半句入

不能宰民出不能用兵治事則事廢銜命則命辱動  
靜無宜出處莫可蓋難分之一也士有貌望樸悴容  
觀矧陋聲氣雌弱進止質澀然而含英懷寶經明行  
高幹過元凱文蔚春林官則庶績康用武則克全獨  
勝蓋難分之二也士有謀猷淵邃術畧入神智周成  
敗思洞幽玄才兼能事神器無宜而口不傳心筆不  
盡意造次之接不異凡庸蓋難分之三也士有機變  
清銳巧言綺粲擊引譬喻淵湧風厲然而口之所談  
身不能行長於識古短於理今爲政政亂牧民民怨  
蓋難分之四也士有外形足恭容虔言恪而神䟽心  
慢中懷散放受任不憂居局不治蓋難分之五也士

有控弦命中空拳入白倒乘立騎五兵畢習而體輕  
慮淺手勦心怯虛試無對而實用無驗望塵奔北聞  
敵失魄蓋難分之六也士有梗槩簡緩言希貌樸細  
行闕漏不爲小勇踟躕拘檢犯而不校握爪垂翅名  
爲弱愿然而膽勁心方不畏強禦義正所在視死猶  
歸支解寸斷不易所守蓋難分之七也士有孝友溫  
淑恂恂平雅履信思順非禮不蹈安困潔志操清冰  
霜而䟽遲迂闊不達事要見機不作所爲無成居已  
峻峭嘯傲偃蹇凌儕慢俗不肅檢括不護小失適情  
率意旁若無人朋黨排譴談者同敗上友不附品藻

所遺而立朝正色知無不爲忠於奉上明以攝下蓋  
難分之九也士有含弘曠濟虛已受物藏疾匿瑕溫  
恭廉潔勞謙沖退救危全信寄命不疑託孤可保而  
純良暗權仁而不斷善不能賞惡不忍罰忠貞有餘  
而幹用不足操柯猶豫廢法効非枉直混錯終於負  
敗蓋難分之十也夫物有似而實非若然而不然料  
之無惑望形得神聖者其將病諸況乎常人故用才  
取士推昵結友不可以不精擇不可以不詳試也若  
乃性行之惑變始正而終邪若王莽初則美於伊霍  
晚則劇於趙高又非中才所能逆盡也若令士之易  
別如鷦鷯之與鴻鵠狐兔之與龍麟者則四凶不得

官於堯朝管蔡不得幾危宗周仲尼無澹臺之失延

陵無捐金之恨伊尹無七十之勞項羽無嫌范之悔

矣所患於其如砒砒原注上音武下音夫之亂瑾瑜鷦鷯卽焦

之似鳳皇凝冰之類水精煙熏之疑雲氣故令不謬

者眇也惟帝難之矧乎近人哉夫惟大明玄鑒幽微

靈銓揣物思灼沈昧瞻山識璞臨川知珠士於難分

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抑揚咸允武丁

姬文不獨治而傳說呂尚不永棄高莽宰嚭不得成

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僞矣斯蓋取士之較略選

擇之大都耳精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之所備

縷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二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光緒歲在闕逢涸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二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三

彈訟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綱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廟立纁贄幣親御授綬壻有三年之喪致命女氏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沒請命於壻壻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壻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許而弗與訟鬪穢辱煩塞官曹今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娉其三絕者再倍裨娉如此離

者不生訟心貪吝者無利重受乃王治之要術不易  
之永法也抱朴子荅曰劉君愍德讓之凌替疾民爭  
之損化雖速我訟室家不足用和之貴將遂淪胥創  
讜言以拾世遺建嘉謀以拯流遁紛譁之俗將以此  
而易無恥之風將由茲而移彌綸情偽固難閒矣誠  
經國之永法至益之篤論也洪以不敏不識至理造  
次承問竊有疑焉夫婚媾之結義無逼迫彼則簡擇  
而求此則可意乃許輕諾後悔罪在女氏食言弃信  
與奪任情嚴防峻制未之能弭今猥恣之唯責禰娉  
倍貧者所憚也豐於財者則適其願矣後所許者或  
能富殖助其禰娉必所甘心然則先家拱默不得有

言原情論之能無怨歎乎夫不伏之人視死猶歸血  
刃之禍於是將起今苟惜其辭訟之小醜而構其難  
忍之大恨所謂愛其餽原注子  
宙切覽之煩忘其凋殞之  
酷也夫買物於市者或加價而奪之則尠忍而不忿  
然矣況乎見奪待告之妻哉此法遂用者將使結婚  
者雖納敬親迎猶抱有見奪之慮何者劉君之論以  
同牢爲斷固也爾則女氏雖受幣積年恒挾在意之  
威恃可數奪必情於擇婿婿小不得意便得改悔結  
讎速禍莫此之甚矣曩人畫法慮關終始杜漸防萌  
思之良精而不關恣奪之路斷以報板之制者殆有  
意乎儻令女有國色傾城絕倫而值豪右權臣之徒

目玩冶容心忘禮度資累千金情無所吝十倍還娉  
 猶所不憚况但一乎華氏不難於殺孔父而取其妻  
 楚人爲子迎婦以其美而自納之以此論之豈惜傾  
 竭居產以助女氏還前家之直哉小人輕薄睡原注  
魚計二切原注在計二切成怨又喜委衰逐盛踴冷趨熱此  
 法之行則必多奪貧賤而與富貴者矣不審吾君何  
 方以防弊乎或曰可使女氏受娉禮無豐約皆以卽  
 日報板後皆使時人署姓名於別板必十人已上以  
 備遠行及死亡又令女之父兄若伯叔答壻家書必  
 手書一紙若有變悔而證據明者女氏父母兄弟皆  
 加刑罪如此庶於無訟者乎

光緒歲在闕逢涓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三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四

眞九

酒誡

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從也耳之所樂不可順也  
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隨也心之所欲  
不可恣也故惑目者必逸容鮮藻也惑耳者必妍音  
淫聲也惑鼻者必葷原注昌給切蕙芬馥也惑口者必珍  
羞嘉旨也惑心者必勢利功名也五者畢惑則或承  
之禍爲身患者不亦信哉是以智者嚴隱括於性理  
不肆神以逐物檢之以恬愉增之以長算其抑情也  
劇乎隄防之備決其御性也過乎腐轡之乘奔故能  
內保永年外免釁累也蓋飢寒難堪者也而清節者

不納不義之穀帛焉困賤難居者也而高尚者不處  
 危亂之榮貴焉蓋計得則能忍之心全矣道勝則害  
 性之事棄矣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無毫分之  
 細益有丘山之巨損君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  
 耽之惑之甚原注息淺切不及禍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既  
 莫能絕又不肖節縱心口之近欲輕召災之根源似  
 熱渴之恣冷雖適已而身危也小大亂喪亦罔非酒  
 然而俗人是酣是湎原注音沔音沔其初筵也抑抑濟濟言希容  
 整詠湛露之厭厭歌在鎬之愷樂舉萬壽之觴誦温  
 克之義日未移晷體輕耳熱夫琉璃海螺之器竝用  
 滿酌罰餘之令遂急醉而不止拔轄投井於是口涌

鼻溢濡首及亂屢僂蹉蹉舍其坐遷載號載呶原注女交切喧  
 也如沸如羹或爭辭尚勝或啞啞原注烏格切笑聲獨笑或  
 無對而談或嘔吐几筵或慎藏本作值羣書治要載此篇作顛歷梁倡知舊  
 慎原注居良倡或冠脫帶解貞良者流華督之顧  
 眄怯懦者效慶忌之蕃捷遲重者蓬轉而波擾意林作僂  
 整肅者鹿踊而魚躍口訥於寒暑者皆搖掌而諧聲意林  
 藏木作垂掌而謙卑而不競者悉禪瞻以高交意林  
 諧聲從意林改禪瞻而廉恥之儀毀而荒錯之疾發闕茸之性露而  
 高發意林傲佞之態出精濁神亂臧否顛倒或奔車走馬赴阬  
 原注客庚切谷而不憚以九折之阪為螳封或登危蹋積  
 雖墮墜而不覺以吕梁之淵為牛跡也或肆忿於器



物或酖營

原注為命切酖酒

於妻子加枉酷於臣僕用剡鋒

乎六畜

本脫六畜二字從羣書治要補

熾火烈於室廬培寶玩於淵

流遷威怒於路人

本作踞人從羣書治要改

加暴害於士友藝嚴

主以夷戮者有矣犯人而受困者有矣言雖尚辭

煩而叛理拜伏徒多勞而非敬臣子失禮於君親之

前幼賤悖慢於耆宿之坐謂清談為詆詈以忠告為

侵已於是白刃抽而忘思難之慮棒杖奮而罔顧乎

前後構澆

羣書治要作灑

血之讎招大辟之禍以少凌長則

鄉

羣書治要作邦

黨加重責矣辱人父兄則子弟將推刃矣

發人所諱則壯士不能堪矣計數深尅則醒者不能

恕矣起衆患於須臾結百痾於膏肓

原注呼光切

奔駟不

能追既往之悔思改而無自反之蹊蓋智者所深防

而愚

藏木作煦

人所不免也其為禍敗不可勝載然而歡

集莫之或釋舉白盈耳不論於能否計瀝霑於小節

以稽遲為輕已傾匡注於所敬殷勤變

藏本作勸從羣書

要治而成薄勸之不持督之不盡怨

羣書治要作惡

色醜音

所由而發也夫風經府藏使人惚恍及其劇者自傷

自虞或遇斯疾莫不憂懼吞苦忍痛欲其速愈至於

醉之病性何異於茲而獨居密以逃風不能割情以

節酒若畏酒如畏風憎醉如憎病

今本但作若畏風

補又意林作君若畏酒

如畏疾憎醉如憎大病則荒沈之咎塞而流連之失

止矣夫風之為疾

羣書治要作病

猶展攻治酒之為變在乎

呼喻及其悶亂本作閒亂從羣書治要改若存若亡視泰山如彈丸見滄海如盤盂仰嚙原注荒旦切天墮俯呼地陷臥待虎狼投井赴火而不謂惡也夫用身之如此亦安能惜敬恭之禮護喜怒之失哉昔儀狄既疏大禹以興糟丘酒池辛癸以亡豐侯得罪以戴尊銜孟景升荒壤以三雅之爵劉松爛腸以逃暑之飲郭珍發任以無日不醉信陵之凶短襄子之亂政趙武之失衆子反之誅戮漢惠之伐命灌夫之滅族陳遵之遇害季布之疏斥子建之免退徐邈之禁言皆是物也世人好之樂之者甚多而戒之畏之者至少彼衆我寡良箴安施且願君子節之而已曩者旣年荒穀貴人有

醉者相殺牧伯因此輒有酒禁嚴令重申官司搜索收執榜原注薄行切擊也徇者相辱當作屬制鞭而死者太半

防之彌峻犯者至多至乃穴地而釀油囊懷酒民之好此可謂篤矣余以匹夫之賤託此空言之書末如之何矣又臨民者雖設其法而不能自斷斯物緩已急人雖令不從弗躬弗親庶民弗信以此而教敦安得行以此而禁禁安得止哉沽賣之家廢業則困遂修飾賂遺依憑權右所屬吏不敢問無力者獨止而有勢者擅市張墟專利乃更倍售從其酤買公行靡憚法輕利重安能免乎哉意林作安能令絕平或人難曰夫夏桀殷紂之亡信陵漢惠之殘聲色之過豈唯酒乎以

其生患於古而斷之於今所謂以褒姒喪周而欲人君廢六官以阿房之危秦而使王者結草菴也蓋聞昊天表酒旗之宿坤靈挺空桑之化燎柴員巨瘞葬圻澤裸鬯儀彝實降神祇酒為禮也已上三十四字從書鈔一百四十八千鍾百觚堯舜之飲也唯酒無量仲尼之能也姬且酒肴不徹故能制禮作樂漢高婆娑巨醉故能斬蛇鞠旅于公引滿一斛而斷獄益明管輅傾仰三斗而清辯綺絜揚雲酒不離口而太玄乃就子圉疑誤醉無所識而霸功以舉一瓶之醪傾而三軍之眾悅解毒之觴行而盜馬之屬感消憂成禮策勲飲至降神合人非此莫以也內速諸父外將嘉賓如淮如

澠春秋所貴由斯言之安可識當作誠乎抱朴子答曰

酒旗之宿則有之矣譬猶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水火之原於是在焉然節而宣之則以養生立功用之失適則焚溺而死豈可恃懸象之在天而謂水火不殺人哉宜生之具莫先於食食之過多實結癥瘕况於酒醴之毒物乎藏本作毒之物平從虛本乙轉夫使彼夏桀殷紂信陵漢惠荒流於亡國之淫聲沈溺於傾城之亂色皆由乎酒熏其性醉成其勢所以致極情之失忘修飾之術者也我論其本子識其末謂非酒禍禍其安出是獨知猛雨之霑衣而不知雲氣之所作唯患飛埃之糝目而不覺麟風之所為也千鍾百觚不經之

言不然之事明者不信矣夫聖人之異自才智至於形骸非能兼人有七尺當有三丈之長萬倍之大也一日之飲安能至是仲尼則畏性之變不敢及亂周公則終日百拜肴乾酒澄上聖戰戰猶且若斯況乎庸人能無悔乎漢高應天承運革命向雖不醉猶當斬蛇于公聰達明於聽斷小大以情不失枉直是以刑不濫加世無怨民但其健飲不卽廢事若論大醉亦俱無知決疑之才何賴於酒未聞臯繇甫侯子產釋之醉乃折獄也管輅年少希當劇談故假酒勢以助膽氣若過其量亦必迷錯及其刺毫釐於爻卦索鬼神之變化占氣色以決盛衰聆鳴鳥以知方來候

風雲而尅吉凶觀碑柏而識禍福豈復須酒然後審之揚雲通人才高思遠英瞻之富稟之自天豈藉外物以助著述及其數飲由於偶好亦或有疾以宣藥勢耳子園肆志蓋已素定雖復不醉亦於終果瓶醪悅衆寓言之喻誠能賞罰允當威恩得所長算縱橫應機無方則士思果毅人樂奮命其不然也雖流酒淵何補勝負繆公飲盜造次之權舍法長惡何足多稱哉豈如慎之邪

光緒歲在閏逢涸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四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五

疾謬

抱朴子曰世故繼有禮教漸積敬讓莫崇傲慢成俗  
儔類飲會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體盛務唯在  
擣蒲彈棋所論極於聲色之間舉足不離本作舉口  
書治綺繻紈袴之側游步不去勢利酒客之門不聞  
要改清談講木作論從羣道之言專以醜辭嘲弄為先以  
如此者為高遠以不爾者為駭原注五駭野於是馳  
逐之庸民偶俗之近人慕之者猶宵蟲之赴明燭學  
之者猶輕毛意林之應颺原注甫風嘲戲之談或上  
及祖考或下逮婦女往者務其必藏本淡焉報者恐

其不重焉倡之者不慮見答之後患和之者恥於言  
 輕之不塞周禾之芟温麥之刈實由報恨不能已也  
 利口者扶強而黨勢辯給者借錄以刺敵原注錄耳由切敵扶  
 切發以不應者為拙劣以先止者為負敗如此交惡之  
 辭焉能羣書治要得默哉其有才思者之為之也本作者為人也  
 從羣書治要補改 猶善於依因機會準擬體例引古喻今言  
 微理舉雅而可笑中而不傷不根人之所諱不犯人  
 之所惜若夫拙者之為之本作者從羣書治要改也則枉曲直  
 湊使人愕愕然妍之與媼其於宜絕豈唯無益而已  
 哉乃有使酒之客及於難侵之性不能堪之拂衣拔  
 棘而手足相及醜言加於所尊歡心變而成讎絕交

壞身構隙致禍以杯螺相擲者有矣以陰私相訐原注居調切  
 面斥人者有矣昔陳靈之被矢灌氏木作管氏從羣書治要改之  
 泯族匪降自天口實為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三緘  
 之戒豈欺我哉激雷不能追既往之失辭班輸不能  
 磨斯言之既玷原注音點雖不能三思而吐清談猶可息  
 謔調以防羣書治要杜禍萌也尊其辭令敬其威儀使言  
 無口過體無倨原注居御切容可法可觀可畏可愛蓋遠  
 辱之良術全交之要道也且夫慢人者不愛其親者  
 也輕鬪者不重遺體者也皆陷不孝可不詳乎然而  
 迷謬者無自見之明觸情者諱逆耳之規疾美而無  
 直亮之鍼原注職漢切艾羣惑而無指南以自反諂媚小

人歡笑以贊善面從之徒拊節以稱功益使惑者不  
覺其非自謂有端晏之捷過人之辯而不悟斯乃招  
患之旌召害之符傳非之驛傾身之車也豈徒滅其  
方策之令聞羣書治要作問虧其沒世之德音而已哉蓋雖  
有借老之慎不能救一朝之過雖有陶朱之富不能  
贖片言之謬故毫釐之失有千里之差傷人之語有  
劔戟之痛積微致著累淺成深鴻羽所以沈龍舟羣  
輕所以折勁軸寸鱗所以燔百尋之室蠹蝸所以仆  
原注晉連抱之木也古賢何獨踟躕恂恂之如彼今  
人何其慣慢傲放之如此乎是以高世之士望塵而  
旋迹輕薄之徒響赴而影集謀事無智者之助居危

無切磋之益良史懸筆無可書之善談者含音無足  
傳之美令聞不著醜聲宜流沒有餘敗貽譏將來始  
無可法終無可紀斯亦志士之恥也安忍爲之過而  
不改斯誠委夷路而陷叢棘舍嘉旨而咽鈎吻者也  
豈所謂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以小惡爲無損而不  
止以至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者邪余願世  
人改其無檢之行除其驕吝之失遣其誇矜尚人之  
疾絕息嘲弄不典之言則趙勝之門無去客黃祖之  
楫無所用矣抱朴子曰或有不治清德以取敬而仗  
氣力以求畏其入衆也則亭立不坐爭處端上作色  
諧聲逐人自安其不得意恚懟不退其行出也則逼

狹之地恥於分塗振策長驅推人於險有不卽避更  
加攄頓嗚呼悲哉此云古之卑而不可踰推蔭讓路  
勞謙下士無競於物立若不勝衣行若不容身者何  
其緬然之不肖哉夫德盛操清則雖深自挹降而人  
猶貴之若履蹈不高則雖行凌暴而人猶不敬假令  
外服人體內失人心所謂見憎惡非爲見尊重也昔  
莊生未食趙王側立騶衍入壘燕君擁篲康成之里  
逆虜望拜林宗之庭莫不卑肅非力之所服也夫以  
抄盜致財雖巨富不足嘉凶德脅人雖見憚不足榮  
也然而庸民爲之不惡故聞其言者猶嗚梟之來鳴  
也觀其面者若鬼魅之見形也其所至詣則如妖怪

之集也其在道塗則甚逢虎之羣也愚夫行之自矜  
爲豪小人徵之以爲橫階亂靡有定寔此之由也然  
敢爲此者非必篤頑也率多本無多字從羣書治要補冠蓋之後  
勢接之門素頗力行善事以竊虛名名旣粗立本情  
便放或假財色以交權豪或因時運以佻榮位或以  
婚姻而連貴戚或弄毀譽以合威柄器盈志溢態發  
病出黨成交廣道通步高清論所不能復制繩墨所  
不能復彈遂成鷹頭之蠅廟垣之鼠所未及者則低  
眉掃地以奉望之居其下者作威作福以控御之故  
勝己者則不得聞聞亦陽不知也滅己者則不敢言  
言亦不能禁也夫災蟲害穀至降霜則殄矣佞雄亂



羣值嚴時則敗矣獨善其身者唯可以不冝事之不  
行傲之而已耳有斧無柯其如之何哉抱朴子曰詩  
美睢鳩貴其有別在禮男女無行媒不相見不雜坐  
不通問不同衣物不得親授姊妹出適而反兄弟不  
共席而坐外言不入內言不出婦人送迎不出門行  
必擁蔽其面道路男由左女由右此聖人重別杜漸  
之明制也且夫婦之間可謂昵矣而猶男子非疾病  
不晝居於內將終不死婦人之手況於他乎昔魯女  
不幽居深處以致扈犖原注力之變孔妻不密潛戶各切  
庭以起華督之禍史激無防有汗種之悔王孫不嚴  
有杜門之辱而今俗婦女休其蠶織之業廢其玄統

之務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舍中饋之事修周旋之好  
更相從詣之適親戚承星舉火不已于行多將侍從  
暉暉盈路婢使吏卒錯雜如市尋道褻謔可憎可惡  
或宿于他門或冒夜而反游戲佛寺觀視漁畋登高  
臨水出境慶弔開車褰幃周章城邑盃觴路酌絃歌  
行奏轉相高尚習非成俗生致因緣無所不冝誨淫  
之源不急之甚刑于寡妻家邦乃正願諸君子少可  
禁絕婦無外事所以防微矣抱朴子曰輕薄之人迹  
廁高深交成財贍名位粗會便背禮叛教託云率任  
才不逸倫強爲放達以傲兀無檢者爲大度以惜護  
節操者爲澀少於是臘鼓垂無賴之子白醉耳熱之

後結黨合羣遊不擇類奇士碩儒或隔離而不接妄  
行所在雖遠而必至攜手連袂以遨以集入他堂室  
觀人婦女指玷修短評論美醜不解此等何爲者哉  
或有不通主人便共突前嚴飾未辦不復窺聽犯門  
折關踰堦原注居毀切穿隙有似抄劫之至也其或妾媵  
藏避不及至搜索隱僻就而引曳亦怪事也夫君子  
之居室猶不掩家人之不備故入門則揚聲升堂則  
下視而唐突他家將何理乎然落拓之子無骨骸而  
好隨俗者以通此者爲親密距此者爲不恭誠爲當  
世不可不爾於是呼憤雜入室視妻促膝之狹坐  
交杯觴於咫尺絃歌淫冶之音曲以誚文君之動心

載號載呶諱戲醜褻窮鄙極黷爾乃笑亂男女之大  
節蹈相鼠之無儀夫桀傾紂覆周滅陳亡咸由無禮  
況匹庶乎蓋信不由中則屢盟無益意得神至則形  
器可忘君子之交也以道義合以志契親故淡而成  
焉小人之接也以勢利結以狎慢密故甘而敗焉何  
必房集內讌爾乃款誠著妻妾飲會然後分好昵哉  
古人鑒淫敗之曲防杜傾邪之端漸可謂至矣修之  
者爲君子背之者爲罪人然禁疏則上宮有穿窬之  
男網漏則桑中有奔隨之女縱而肆之其猶烈猛火  
於雲夢開積水平萬仞其可撲以箒箒遏以撮壤哉  
然而俗習行慣皆曰此乃京城上國公子王孫貴人

所共爲也余每折之曰夫中州禮之所自出也禮豈  
然乎蓋衰亂之所興非治世之舊風也夫老聃清虛  
之至者也猶不敢見乎所欲以防心亂若使柳下惠  
潔疑脫一字高行屢接褻讌將不能不使情生於中而色  
形于表況乎情淡者萬未一而抑情者難多得如斯  
之事何足長乎窮士雖知此風俗不足引進而名勢  
竝乏何以整之每以爲慨故常獲憎於斯黨而見謂  
爲野朴之人不能隨時之宜余期於信已而已亦安  
以我之不可從人之可乎可歎非一率如此也已矣  
夫吾未如之何也彼之染入邪俗淪胥以敗者曷可  
納逆耳之讜言而反其東走之遠迹哉抱朴子曰俗

閒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  
以慢對其爲鄙黷不可忍論或蹙以楚撻或繫脚倒  
懸酒客酬醬不知限齊至使有傷於流血跋原注烏臥切  
折支體者可歎者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  
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旣不能動蹈舊典  
至於德爲鄉閭之所敬言爲人士之所信誠宜正色  
矯而呵之何謂同其波流長此弊俗哉然民間行之  
日久莫覺其非或清談所不能禁非峻刑不能止也  
遂詘周而疵孔謂傲放爲邈世矣或因變故佻竊榮  
貴或賴高援翻飛拔萃於是便驕矜誇鶩氣凌雲物  
步高視遠眇然自足顧瞻否滯失羣之士雖實英異

忽焉若草或傾枕而延賓或稱疾以距客欲令人士  
立門以成林車騎填噓於閭巷呼謂尊貴不可不爾  
夫以勢位言之則周公勤于吐握以聞望校之則仲  
尼恂恂善誘咸以勞謙爲務不以驕慢爲高漢之末  
世則異於茲蓬髮亂鬢橫挾不帶或褻衣以接人或  
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類味之遊莫切切進德間問  
修業攻過弼違講道精義其相見也不復敘離闊問  
安否賓則入門而呼奴主則望客而喚狗其或不爾  
不成親至而棄之不與爲黨及好會則狐蹲牛飲爭  
食競割掣撥森摺無復廉恥以同此者爲秦以不爾  
者爲劣終日無及義之言徹夜無箴規之益誣引老

莊貴於率任大行不顧細禮至人不拘檢括嘯傲縱  
逸謂之體道嗚呼惜乎豈不哀哉於是嘲族以敘歡  
交極黷以結情款以傾倚申羣書治要者爲妖妍  
標秀以風格端嚴者爲田舍朴駮以蚩鎮抗指者爲  
勦令鮮倚以出言有章者爲摺荅粹突凡彼輕薄之  
徒雖便辟偶俗廣結伴流更相推揚取達速易然率  
皆皮膚狡澤而懷空抱虛有似蜀人瓠壺之喻胸中  
無一紙之誦所識不過酒炙之事所謂傲很明德卽  
龔從昧冒于貨財貪于飲食左生所載不才之子也  
若問以墳索之微言鬼神之情狀萬物之變化殊方  
之奇怪朝廷宗廟之大禮郊祀禘祫之儀品三正四

始之原本陰陽律歷之道度軍國社稷之典式古今  
因革之異同則悅悸自失喑鳴俛仰蒙蒙焉莫莫焉  
雖心覺面牆之困而外護其短之之病不冝謚已強  
張大談曰雜碎故事蓋是窮巷諸生章句之士吟詠  
而向枯簡匍匐以守黃卷者所宜識不足以問吾徒  
也誠知不學之弊碩儒之貴所祖習之非所輕易之  
謬然終於迷而不返者由乎放誕者無損於進趨故  
也若高人以格言彈而呵之有不畏大人而長惡不  
悛者下其名品則宜必懼然冰泮而革面旋而東走  
之迹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五

吳縣朱記榮校刊

